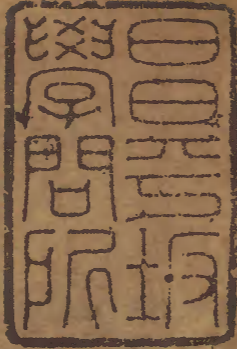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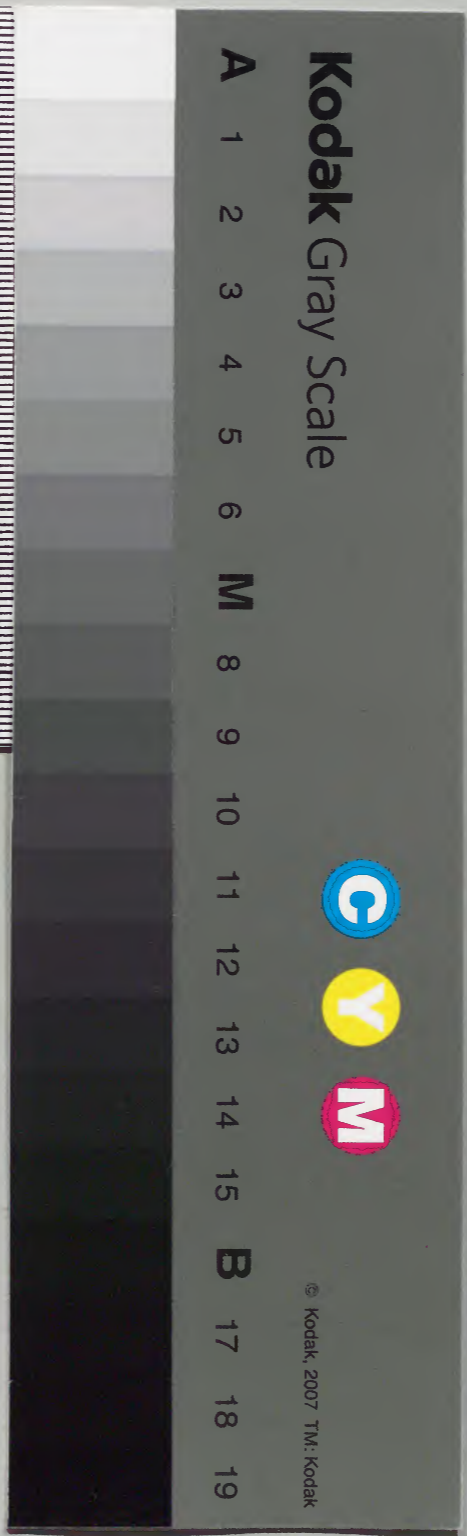
九之十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四	一	一	一
三	函	號	類
一六〇	冊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漢
九	三	一	書
函	一六〇	冊	類
一	九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5)
函號	290	140



史記卷九

史記九

列傳

蘇秦

蘇秦，雒陽人。東事師於齊，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

淺草文庫

蘇秦

史記卷九

蘇秦

史記 卷之九
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
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
弗說之去游燕餘歲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
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
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民雖不佃
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
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
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
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
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

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
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
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
吾國小西迫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
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
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
義願奉教陳忠之日久矣奉陽君妬君不得任事是以賓客
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
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

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

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妓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而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

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
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
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
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
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
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東有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
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
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

扶即決吸
看也芮繫
盾綬

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罍陽合罇鄧師死
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
扶拔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蹙勁弩帶利劍一人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
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
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
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
事秦何異於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

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音橫}鞫^{音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今乃聽羣臣之說而欲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非忠臣也願大王孰察之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

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

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願大王少畱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因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蘇秦談卒辭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於

遂爲抽客藉口

是六國從合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木之上方

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共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燕文侯卒，太子立，是爲易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

喙者，爲其雖偷充腹，而與飢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強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蘇秦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

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于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于外王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于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善遇之。易王母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蘇秦不之
齊未必至
死雖秦之
自取亦天
道也

謂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
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
為客卿、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
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使人
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
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
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
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弟蘇代、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其術、及
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
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

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
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夫齊者、固
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
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
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
重、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
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
得二將、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志驕、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
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

足以爲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
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
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
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于財王誠能無羞寵于母
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
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于天矣乃使一子質于齊蘇
厲因燕質子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
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
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
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

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
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
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
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不加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
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
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以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
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此皆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取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

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

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上

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搖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行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代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

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秦輩原非正人，但使六國約從不事秦，乃其功也。兄弟皆以燕爲始終代止，燕王不入秦，有造於燕功，罪固不掩也。

張儀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相約從親，恐秦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

是之趙，求見蘇秦。蘇秦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

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夫諸侯不可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夫攻城墮邑

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惠王曰諾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請復善魏乃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旣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秦復欲攻魏先敗韓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

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之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也悉梁之兵

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哀王乃倍從約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後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不

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囚張儀，將殺之。張儀所善靳尚謂夫人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于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

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韓弓當秦
焉如何
文佳

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
計秦馬之良探前跌後蹄間三尋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
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
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以攻不服之弱國
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
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
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死非王之有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
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
今王事秦而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

秦非能盡
伐六國也
能據諸侯
以伐諸侯

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
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
有趙南有韓與梁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
何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
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
作趙趙齊之障且從約長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戰於
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
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趙入朝澠池割
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

故六國畏之

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已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敵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涓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特蘇秦蘇秦熒惑諸侯欲反齊國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

以大王之力猶言托其庇護之詞

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澠池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而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北說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與代王飲酒酣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大

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王事秦。趙必不取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願大王孰計之。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

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乃使人謂齊王曰。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乃是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矣。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儀能全其
身此勝蘇
秦處

陳軫去來
明白非儀
蔡所及

陳軫

陳軫者游說之士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而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想楚而攻

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此為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于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軫謂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與楚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

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言汝少者和
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
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
臣而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畱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軫
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熟
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
楚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昔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曾參孝其親天下皆願以爲
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

之乎惠王以軫爲誠遂善待之居期年秦惠王相張儀陳軫
奔楚楚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
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曰王聞夫越人
莊舄乎莊舄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
也今事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侍御官謝曰凡人之思故在其
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
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
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
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曰亦嘗有以卞莊子刺虎
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

此必軫去
楚之魏時
事

痛切

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其後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兩歸其國于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也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合三晉欲
齊合三晉
三晉合是
三晉自合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山河而東攻齊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為齊憂也齊王乃以兵合於三晉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

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楚王喜，復召之。

載軫所終

公孫衍，魏之陰晉人，仕魏官犀首。與張儀不善。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後罷相。陳軫使於齊，過魏，欲見犀首，犀首謝。

卷之九

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好飲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曰：奈何？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令人召臣，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無久。旬五之期，王必許公。公因明言曰：臣急使燕趙約車為行具，犀首從之。燕趙客聞之，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

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義渠君朝於魏犀首

張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

甘茂

甘茂下蔡人事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秦武王以爲左丞相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寡人死不朽

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

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昔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初，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曰：宜陽必拔也。君

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
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
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
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武王竟至周
而卒其弟昭王立向壽公孫衍讒甘茂茂懼奔齊蘇代爲齊
使於秦甘茂曰君聞夫江上貧人之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
家貧而無燭者與富人女會績富人女欲去之貧人女曰我
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光之照四壁者幸以
賜妾無損子明而益我績何爲去我富人女以爲然而留之今
臣困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曰

代請重公於齊遂致使於秦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
居秦累世重矣自穢塞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
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
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
出秦王曰善卽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
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
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位之上卿而處之秦
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
婚秦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
欲相甘茂於秦可乎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知

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辨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以相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可夫向壽宣太后外族也秦玉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復入秦有孫曰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因使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曰臣嘗爲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

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絞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王不如賚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與秦十一秦封甘羅爲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白起

白起郿人秦昭王十四年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取城小大六十一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

武安君因取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
卯斬首十二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四十三
年白起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
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
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
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受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
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
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秦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
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趙因使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

服子將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
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
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
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
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
至秦王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
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
能出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降其卒四十萬人武
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
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

白起所殺
見于傳者

八十萬九千其餘不知多少白起殺星戰國殺運人載而下讀民塗炭千之尚有餘恨一死豈足償乎

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今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入楚破韓魏常以寡擊眾取勝如神今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

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

踐困於會。借之時也。以今伐之。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齮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

逆雖多殺
固秦之良
也

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武安君遂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與應侯議曰。白起之遷。其意怏怏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

王翦。頻陽人。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拔之。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楚。楚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楚師。秦將李信。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取楚。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將二十萬南伐楚。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大破楚軍。又攻鄢郢。破

史記卷之九
之於是引兵而西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楚兵進而西將軍雖病憊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翦曰夫秦王恒一作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

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楚聞王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敗楚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兵遂敗走秦軍因乘勝畧定楚地城邑虜楚王負芻竟平楚地爲郡縣而子王賁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離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史記卷十

史記十

列傳

孟子

生於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今二月二日卒於赧王廿六年正月十五日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

孟軻、騶人也。受業于思之門。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向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

三騶于其前鄒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

與孟子不

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韜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馬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哉

譜云孟仲子名畢孟子之子朱子從趙氏以為從昆弟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行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

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信祲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者數萬言而卒因莖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附民。彼孫吳之兵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行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鄰國望之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請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攻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金

金無本賞。大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是亾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胃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故地雖廣。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懷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長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總總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

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如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

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此段或後來所增蓋隸卒之徒。還爲敵讐。森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故招延募選。隆勢許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許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怠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田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僚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地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陳豎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非爭奪也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齊威王少子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立田嬰相齊潛上卽位封田嬰於薛嬰將城薛客多諫嬰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

史記卷之十
日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嬰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嬰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嬰曰：更言之。客曰：君不聞太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嬰曰：善。乃輟城，薛田嬰善齊貌辯，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田嬰，嬰不聽。士尉辭而去。其子文又以諫，嬰大怒，曰：剗而顛破吾家，苟可憐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田嬰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薛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嬰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辯曰：固不求生也。辯至齊，閔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於郊。師靖郭君泣曰：不可。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于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于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宜聽辯，此爲二。閔王太息，動于顏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宜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田嬰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

閔王自迎田嬰于郊望之而泣嬰至因請相之嬰辭不得已而受之田嬰可謂能知人矣能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趣患難者也嬰有子四子餘人其賤接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更齊將不利其父母故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何曰為玄

國文初意
後來
何也

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于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而文代立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亾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

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剴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于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夫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潛王二十五年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相人或

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于是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于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齊
 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趙
 王亦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
 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對曰有之孟嘗
 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
 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
 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母伐樹木毋發屋室謹使可全而
 歸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
 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湣王曰孟嘗
 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
 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
 劉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
 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後湣王滅宋益
 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
 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
 嘗君與連和田文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
 後初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

田文破齊
 本根亡矣
 豈宜絕後

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驪有一劍蒯緱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能爲文收責于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于是見之馮驩約車治

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至薛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不能與息者皆來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取錢之券書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稱萬歲馮驩長驅到齊求見孟嘗君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驩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

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再拜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且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亾自捐之終無以償焚無用之虛券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君不說曰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乃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

為君復鑿二窟馮驩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跪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則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于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盡委之秦齊地可得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如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

而弱秦馮軾結制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夫秦齊雌
 雄之國也秦強則齊弱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
 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
 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
 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
 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
 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侯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
 馳告之王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又益以千戶秦
 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馮驩誠孟嘗君曰
 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

田嬰已云
 先王之廟

立廟
 之書難
 信所貴
 得其意而

君姑高林為樂矣自齊王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選而復之
 孟嘗君中道太息謂謹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先生所
 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
 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馮驩
 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
 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
 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
 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
 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也
 其中也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

馮驩此說
 更難為人

願君遇宥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平原君

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封于東武城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三十人偕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于楚約與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日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

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焚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

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旣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且下。平原君甚患之。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邯鄲平原君曰。趙亾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辭無功。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平原君從之。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曰。不可。

夫秦乘七勝之威。戰于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于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于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

史記卷之十一
三
日公子之所以教者厚矣。僕得聞此，不怠于心。願君之亦勿
怠也。平陽君曰：敬諾。孝成王十五年，平原君卒，子孫竟與趙
俱亾。平原尚有厚道故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
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于長平，趙
不勝，亾一都尉。趙王召樓緩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
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緩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講。虞
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軍必破也。而制講者在秦。王聽臣
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疑天下之合從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
聽。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秦已內鄭朱矣。虞卿
對曰：王不得講，軍必破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必顯重以示
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
得成也。秦果不肯講，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既解邯鄲圍，因
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
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
也。王曰：雖然，試言子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
公甫文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
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

逐于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二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臣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樓緩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曰。

奇談

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

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

名

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于秦。此王

齊交言其
如一也

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虞卿曰。

今講樓緩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

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

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

償于秦也。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緩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矣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勢必無趙矣王必勿與樓緩曰不然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曰危哉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爲和亦大示天下弱乎是愈疑天下也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下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

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趙讐可以報矣是王一舉而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亾去趙于是封虞卿以一城魏因平原君請爲從孝成王不聽出遇虞卿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王曰魏請爲從寡人不聽其于子何如對曰魏過王亦過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王曰善乃合魏爲從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

國君者信
陵之下即
平原非孟
嘗春申所
可及也

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
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
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
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子關
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
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
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于關趙孝成王
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
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

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
肯見曰虞卿如何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
未易也夫虞卿躡躑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
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
萬戶侯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
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
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
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
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

看來魏齊
齊有氣槩
故能使平
原虞卿為
之如是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自道

信陵君

讀信陵傳使人感泣真佳公子也

魏公子無忌安釐王弟也封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夷門城之東門也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交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市人皆觀公子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既至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于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謝公子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請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各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

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闕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

天下賢士
原少好客
亦美名耳
然虛名可

致實用故
燕昭于樂
好信陵于
侯生終得
好士之報

過朱亥時
便伏此一

看大奇

侯生自到
似不必或
云以激朱
亥亥既以
勢命自許
豈待激哉
此魏公子
真法也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不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日：「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兵，而復請之事，必死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善不聽，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日：「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日：「臣宜從，老不能請，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

史記

卷之十

五

史記卷之十一
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羈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王則未爲忠臣也于是公子立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安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安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

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不爲通。賓客皆背魏歸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于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屠大梁。高祖始微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過大梁，常祠公子，爲公子置守冢五家。

世世以四時奉祠公子。大梁宣威公于公于。春申君，楚人，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于秦。秦使白起攻楚，拔鄢郢，頃襄王東徙于陳。縣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黃歇適至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是猶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乏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齊，以絕從

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于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紕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後有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于艾陵還為越王禽于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瑤于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忿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趨趨龜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

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割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于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于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以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于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于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

史記卷之十

兵

史記卷之十
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于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于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于楚，遲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魏，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于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于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秦留之數年。項襄王病，太子不得歸。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

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
 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
 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
 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
 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
 得奉宗廟矣不如以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
 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
 已遠秦不能追乃自言于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
 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
 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

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以
 黃歇為相封春申君唐雎見春申君曰臣不避絕江河行千
 餘里來竊慕君之義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
 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
 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暴佐
 之也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
 令臣等為散乎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之可乎
 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
 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有間雁從東

臨武君問
 兵法于荀
 卿者

亦是說

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日：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沈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使僕得為

君高鳴乎
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于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使其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

君高鳴乎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于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使其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

為此者呂
不韋死黃
歇亦死倖
固不可僥
也

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于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用事。李園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國人頗有知之者。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君，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

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曰：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乃亾去。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遂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

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者所生子遂立是為楚幽王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
之明也後制于李園旄矣敬富貴已極兼之
老耄自然致昏

范雎

范雎魏人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
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留數月齊襄王聞雎辯
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
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魏
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
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便溺雎故謬辱以懲後令

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
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求
之魏人鄭安平乃匿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于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
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
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
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與私
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
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
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

見事遲所
失不少

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
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
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而見事遲鄉者
疑車中有人急索之于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
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
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
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
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
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
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

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
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
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
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
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
賞必加于有功而罰必斷于有罪今臣之爵不足以當樞質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哉雖以臣爲賤
而輕臣獨不思重任者之無反復于王耶臣聞周有砥礪宋
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士之所生長工之所
失也而爲天下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

家者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于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于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足聽耶？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睢。于是范雎乃得見于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

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

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也。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亾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于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于

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其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鬪。而勇于公戰。此王者之民也。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霸王之業可致也。今反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義且也

作逐穰侯
樣子
許多做作
只得此一
句話然此
語實有裨
于秦

始而親之
終而病之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疎矣。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于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善。范雎日益親。用事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學斷也御制也

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于諸侯，剖符于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于陶國，弊御于諸侯。戰敗，則結怨于百姓，而禍歸于社稷。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亾。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臣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大懼，于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子關外，乃拜范雎爲相，封之以應，號爲應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旣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使須賈于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問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亾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綈

史記卷之...
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于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

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贖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為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于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于齊而惡雎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于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人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于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

甚設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復走魏自剄死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以爲將軍范雎于是散家財物盡報所嘗濟其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范雎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金樂子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戰國士賤如此

言變何害
范雎之對
不情

士大相與鬪矣應侯失汝南昭王謂雎曰君亡國其憂乎雎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臣亦嘗爲餘子爲餘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卽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何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雎曰傲欲死雎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今傲勢得爲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雎起拜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于昭王

昭王不悅，應侯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于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姬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去，愛妾賣，而心不有欲告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

于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早于守閭姬，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故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果惡王，稽以反，秦王大怒，誅王稽，昭王聽政，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旣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乃謂王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于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于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

相、葬、臣、王、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遂、弗、殺、蔡、澤、聞、之、
往、入、秦、也、

蔡澤

蔡澤、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日、吾
聞先生相李兌日、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日、有之、日、若
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日、先生曷鼻巨肩、顴頰蹙、羈膝、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日、富貴、吾所
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日、先生之壽、從今以往、
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日、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
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入主之前、富貴四十二年足

舉既善相
如何不識
蔡澤

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鬻于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
稽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
宣言以感怒應侯日、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
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日、五帝三代之事、百家
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能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
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促、
應侯因讓之日、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日、然、應侯
日、請聞其說、蔡澤日、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
之願與、應侯日、然、蔡澤日、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

天下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
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
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與
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
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
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不顧私設刀鋸以禁
姦信賞罰以致治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
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爲主強
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絕亾盡能而弗離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
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士固有殺
身以成仁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
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
子胥智而不能全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
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
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
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
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
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

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故舊，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修政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尊社稷，顯宗廟，威震海內，名傳于世，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念舊故，不若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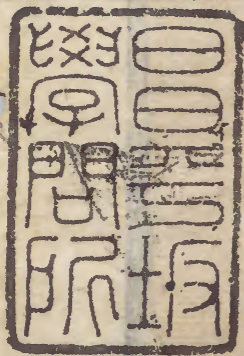
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蹟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于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鶴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使之有時，用之有止，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

商鞅起
種三子忽
挿入白起
最刺心

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力田蓄積而習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功已成矣而遂
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
戰一戰舉鄢郢再戰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遂圍邯鄲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
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罷
無能廢無用塞私門之請精耕戰之士南牧揚越北并陳蔡
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兵震
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

計免會稽之危以亾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
者功成不去禍至于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
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
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几
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
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
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
聞之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

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于是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于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于秦。



綱成君印

